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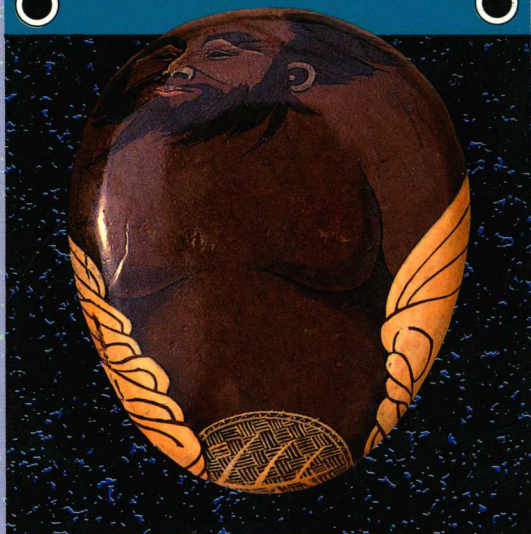
石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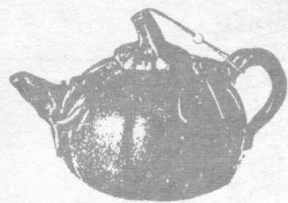
郭心雲◎著

四輯

青年文庫〔第四輯〕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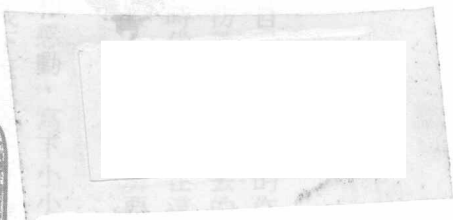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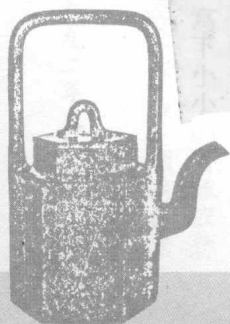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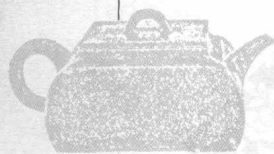
郭心雲◎著

青年文庫【第四輯】

44

四輯

石緣





註冊商標

圖書目錄：839034(81-20)

石 緣 四 輯

發行人：張明弘

著者：郭心雲

執行編輯：羅愛萍

編輯：傅佩玲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49 號 3F・電話/(02)3817230

發行組：中和市中山路 2 段 482 巷 19 號・電話/(02)2253174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 號

台北分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49 號・電話/(02)3817230

郵政劃撥帳戶：1373264-3 號

台中分公司：臺中市市府路 39 號・電話/(04)2201736

郵政劃撥帳戶：0286500-1 號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五福四路 95 號・電話/(07)5210416

郵政劃撥帳戶：0044814-9 號

排版者：健弘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3093126

印刷者：佳曄實業有限公司・電話/(02)2231213

出版：八十一年六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平)150 元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I S B N 957-16-0167-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石緣四輯」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

出書，可以說是爲舊稿做一番整理；校稿，等於是重新閱讀自己已發表過的作品。

重溫每一篇文字，書裏的情和境，依然緊緊扣住我的心弦，彷彿那已然逝去的日子又跳回到眼前一般，內心仍有一股壓抑不住的感情在沸騰。社會在變，時代也在變，在這多變的世局中，我們不管是面臨動盪不安，或生存的競爭，我相信真、善、美一直是我們所要追求的，人與人之間的愛，人類對大地和大自然的依戀更是恆古不變的！

綴拾生活的插曲，拾取人間霎那的片斷，寫下小小的喜悅和感動，寫下小小的苦難或悲悽，爲滾滾紅塵妝點出一些兒明亮的雲彩，這是我的企圖，亦是我下筆爲文的動機，願與喜愛文學的讀者共享。

《一九九二年春於燕湖庭》

◎目錄◎

自序

第一輯

石緣

花宴

曠野三章

花訊

曾經

短歌

彩虹

燈

書桌

老屋

靜夜

醬菜鏟子

海龜的聯想

歲末溫情

1

1

4

9

13

18

20

23

25

30

32

36

39

42

45



落日下的沉思

窗外

玩沙心情

吃的聯想

白鷺、水牛

夏之晨

過年瑣憶

第二輯

北京五日

神州拾遺

水鄉——蘇州

山在虛無縹緲間

江輪上

冷暖人間

鄉情

行道樹·馬車

第三輯

畫像



第四輯

啊！好長的隧道

收藏癖

走唱

那女郎

潭畔老人

阿敏嬌的憂與喜

那年春節

童心與狗

芭樂樹下

流景

小鎮風情畫

大城陰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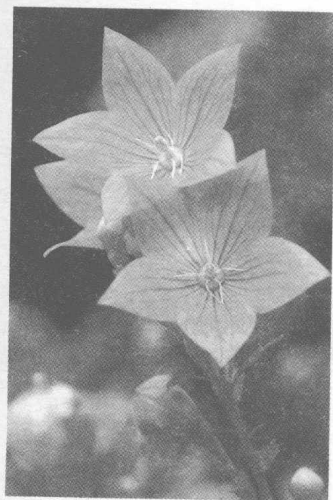
碧潭之晨

變調的山林

山之組曲

福隆來去

171 164 161 159 156 152 147 140 135 132 129 125 122 119 116 113



鹿港，田尾一瞥

漢江風物

橋

春之旅

夏日小品

採桃記

我從山中來

小城

共看明月

216 211 205 202 199 192 188 182 175

石緣

鋼琴上擺了一個玻璃盆，盆底鋪上一層厚厚的海沙，定植了一小截木頭，沙上裝飾着小石頭、貝殼，和珊瑚。幾年來，那截木頭漸漸的長成一盆常綠的植物，點綴在我家的客廳裏。

那些小石頭、貝殼和珊瑚，大多來自花蓮的海濱，臺東的三仙台，金山的沙灘，小部分來自山中的溪流。因而，每天面對着那個玻璃盆，彷彿面對着山山水水。

盆裏有一些特別玲瓏可愛的小石頭和貝殼，是三十多年前，外子在美崙山下，花蓮的海邊撿來的。原來一直用小皮包裝着，珍藏在書桌的抽屜裏，後來被我倒入玻璃盆內當裝飾品，起初他有點兒捨不得，我以「美麗的東西，是給人欣賞的，擺在抽屜裏，除了你又有誰看到呢？」的理由，說服了他。

我猜想；那些石頭和貝殼，定然牽繫着一段年輕難忘的歲月吧！

就像那幾個來自山中的青石，石上一圈圈白色的條紋不就圈住了一段低徊不去的感情？

世間的男女，往往愛發誓：「海枯石爛情不移」。但，誰又見過海枯石爛來着？也許那幾個青石，只是隱藏着一段可懷念的影子罷了，而往日情懷却早已隨着石上清流，潺潺地，潺潺

地永不復返了！

另外還有兩個巴掌大，尚未成「樹」形的白色珊瑚，是在臺東的三仙台海邊撿回的。三仙台海邊，遍地都是渾圓的石頭，那些石頭都帶點微藍的色彩，或許就是那抹藍，才把沿岸的海水，襯托得特別的清幽吧。

海邊的石頭堆裏，間雜了大小不一的珊瑚，那精巧的「雕刻」，是珊瑚虫的傑作，人間最好的雕刻家，也難雕得出如此細緻的東西來。忍不住撿了一個又一個，個個都是那麼的令人愛不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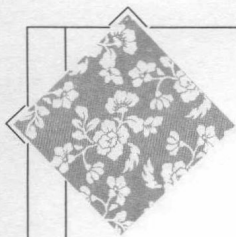
捧着珊瑚坐在海邊的岩石上，出神的傾聽海濤萬古不變的吟唱，凝望海面上，夕陽的餘暉灑下的萬點霞光，於是，三仙台上的神仙，似乎正踏浪而來：

多麼多麼的希望留住，這一幅極美的畫面，化爲永恆的樂章！

記得，有一年夏天到金山度假。夏日的清晨，和幾位朋友，穿着泳裝，沿着金山海邊的沙灘，往北方慢慢的溜達。不知不覺來到一條小河邊，也不知這條小河，源自何方？臨入海，依然保持着清澈底面目，我們禁不住「水的誘惑」，便走入河海會合處撿貝殼玩。

甫一入水，才發現有許多寸把長的小魚，逆流而上，不知這許多魚兒要游到那兒去？只見河水湍急，那小魚雖然被河水冲往海裏去，却不斷的奮力往上逆游。

這光景，不禁令人忽有所悟。望着這蒼蒼茫茫的大海，這河中奮游的小魚兒；再回頭看看



來時的沙灘，我忽然好喜歡，那留在沙灘上的一長串足跡。儘管湖水湧來，既無跡可尋，但，我還是喜歡不斷的往前走，再留下另一串足跡。

76. 2. 28. 中央日報

花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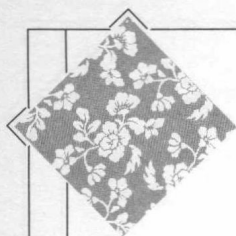
美人蕉與天堂鳥

日昨，看到美人蕉，又想起了天堂鳥。

有一次到美國洛杉磯，夜宿西來寺附近，那裡地勢高亢，展望良好，空氣清新，由於只準備停留兩夜，因此，我也起了兩個大早，趁天剛破曉，沿着淡淡的晨霧，沿着公路往山上走去。那個地區的建築，多是獨立的兩層木造樓房，既無鐵窗也無圍牆，寬廣的庭園，家家相連，視野一覽無遺。走在路上，只見每家自動噴水器撲撲的旋轉不停，把花草洗滌得纖塵不染，偶而駛過一兩部汽車，及幾個趕校車的孩子。早起的洋人，或散步，或整理庭園，看到我踽踽而行，不免流露出訝異的眼色，但都親切的道了聲：早安！

隔着一層薄霧，我發現這裡每家庭園，都種了一大叢葉長莖挺，花色金黃，類似美人蕉的植物，待薄霧散盡，才看清我錯把天堂鳥當作美人蕉。

乍見成叢成叢的天堂鳥，散佈在每家的庭園裡，一如台灣的美人蕉那樣的普遍，我心中有



驚喜也有感歎！

這兩種花在台灣有很大的差別待遇，美人蕉叢生在山窪水湄或農家的竹籬邊，花開花謝，一向爲人們所忽略，更鮮少拿來當瓶供，而遠道來的天堂鳥，却被視爲高貴之花，供在莊嚴美麗的殿堂上。

其實，這兩種花何來貴賤之分？只是產地不同罷了。可欣慰的是，「美人」和「天堂」都是很美好的名字。

落地生根

小時候看到鄰家的大姐種了幾盆花草，其中有種葉子落在地面上或與母株相連，片片葉子不需泥土皆能生根發芽。當時覺得神奇又好玩，便向她要了一片葉子，找個破瓦盆，挖些泥土種上。不久，那片葉子邊沿長出一小叢細小的根鬚，根鬚的頂端又抽出新綠，爲了那點新綠怕被鷄鴨啄食，只好搬上鐵皮屋頂，每天爬上爬下，瞧它幾回。

根鬚漸漸的茁壯，新綠長成四片淡綠的葉子，也不知它的名稱，只感到這麼容易成活的植物，比其他的花草要來得「偉大」。童年家貧，看着這不需多少養分和照顧，也能欣欣向榮的植物，小心靈就幻想，人若只需要空氣和水，不用吃三餐也會長大，該多好呢！

那時常搬家，從城市搬到鄉下，又由鄉下搬到城郊，……破瓦盆也被搬來搬去，因爲，抱

着這盆植物，就像抱着新希望，而葉片繁衍很快，每個住過的地方，田邊厝角多少留下幾片葉子，那些葉子多像我童年星散的夢！

這種植物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叫「落地生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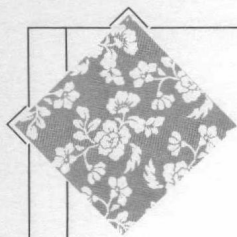
一株野草沒有泥土維持，很快就枯萎；瓶中的萬年青甫離水，即失去生機；落地生根不管附着於地，或葉片凌空，只要「一根相連」便能生生不息。

人，尤其是現代的人，不也和落地生根一樣嗎？無論走到天涯海角，到了那裡，便在那裡適應環境，而後生根落戶。

小百合

晚春後山的景色，燦爛繽紛，栽了數年原本奄奄一息的松樹，又長滿了松針；那棵半人高的楓樹，被頑童一再摧殘，只剩下光禿的枝幹，此時又抽出了新葉，而最叫人動心的是，由山脚沿着石階迤邐而上的山坡，開滿了水紅、淺紫、深紅、斑白的非洲小百合，是那麼壯觀，那麼令人喜悅！

這新添的花色，是位老先生趁早上運動之便，上山清除野草，然後陸續由別處分株過來的。那一陣子不常下雨，新栽的花株垂着頭，一付將枯的樣兒，於是，有人認為這裡不是公園，種花沒專人照顧，等於白辛苦一場，也有人說這花「草賤」，不種也罷。那位老先生並沒



有因這幾句話而氣餒，每天仍然勤於檢視花株，發現枯的就拔掉重栽，這樣過了不久花株都活了，幾場雨後，山坡漸漸的繁衍成一條美麗的花道，濃密的花葉，把裸露的土石都掩埋了。

紫藤

打從一垛土牆邊經過，陽明山的雨霧，斜斜的飄上衣袂，我低着頭徐步而行，忽由牆上掉落許多的紫色花瓣，抬眼望，心中一陣驚喜：「啊，是紫藤！」

一伙人的脚步都停了下來，有的說，這花顏色不艷麗；有的由地上撿起花瓣聞了聞，說這花不香，大家望望然朝前走了。我和張姐在土牆外留連不去，後來看見圍牆門開着，便毫不猶豫的跨了進去。

「妳們找誰啊？」一位長得很秀麗的婦人推開紗門。

「對不起！妳家的花很美，可以讓我們多瞧瞧嗎？」

「看花？」那婦人怔了怔，隨即堆滿笑容：「歡迎，歡迎！」

這一大棚架的紫藤花，開得如火如荼，幾乎遮去了半個庭院的天空，棚架微斜，似有些兒不勝負荷。

「這棵紫藤種了不少年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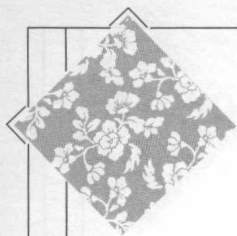
「不知道啦，我嫁過來就有了呢！」那位婦人痴痴地望着滿棚的花，彷彿被撩起了那年紫

藤花季，初披嫁衣的甜蜜往事。

一串串的紫藤花，幽雅如詩，風裡雨裡飄逸的花影，深深淺淺，恍如一簾紫色的夢！

紫藤不像其他的花卉那樣普遍，平常想看也難。記得以前學畫，我最愛畫它，也許爲了今春的一個驚喜，我會重拾畫筆。

常自詡足跡遍及陽明山區，也曾看過紫藤花踪，但都是零星的幾串，從未見過一大棚的紫藤花哩！謝過了那位婦人，再踏上牆邊小路，我不禁想到一個人的足履是很難踏遍每一寸土地的，即使窮一生的時光。



曠野三章

牽牛花

曠野地繁衍了許多數也數不清的紫色牽牛花，在雲淡風清，秋高氣爽的十月天，它依然繽紛燦爛。

春夏是牽牛花最活躍的季節，不管是牆頭籬邊，或荒煙蔓草，廢墟荒塚，它總是恣意的燦開繁綻。

有人說，牽牛花是被遺忘的花族，我想並不盡然，因為，它常是畫家筆下的清幽小品。常人倒認為它是俯拾可得的植物，就像路邊的藤葛，輕賤不值一顧，而忽略了它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的個性，只要有些許的陽光和雨露，在任何惡劣的環境都能生長。

清晨，曠野上的牽牛花，擁擠着睜開了星眼，那喇叭形的花朵，猶帶著昨夜寒星留下的露珠兒，挺着花梗，向着朝陽吹奏晨光曲，讓路過的行人，也沾點兒蓬勃生機。曠野是牽牛花徜徉的天地，在層層疊疊的碧綠葉片襯托下，朵朵的淡紫，映着金色的陽光，益發顯得清麗。